

俞 平 伯
序 跋 集

俞平伯序跋集



北林图 A0001310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72600

责任编辑：秦人路

封面设计：钱月华

俞平伯序跋集

YU PINGBO XU BA JI

孙玉蓉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151,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书号7002·82 定价1.60元

序 言

吴小如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玉蓉同志持老友卞僧慧先生手笺来访，信上介绍说她这几年一直在搜集有关俞平伯先生的研究资料，并把平伯师自己写的序跋文章辑钞成帙，准备出版。而孙君对我的要求则是为这本《序跋集》写篇序言。这部《序跋集》的钞件留在我手边先后达数月之久，我通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感到惭愧。原因是我自一九四五年从平伯师受业，至今已历四十个年头。照理讲这一类的事原是我这做学生的应该尽心力而为的，而我却完全没有做。相反，今天的青年人如孙君者，居然不惜旷日费时，肯小心仔细地来做这种爬梳剔抉的工作，这不禁使我对她深表敬意。后来同平伯师谈及此事，先生的意思以为这篇序言果能由我这样的熟人来写，即使写得水平差些，也会显得亲切，便同意让我执笔。于是我乃从愧疚转而感到惶恐，这篇序言如果写不好，那就真要孤负各方面的隆情

厚谊了。

然而它的确难写。以时间论，这本书中所收的五十多篇文章，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八五年，前后经历了六十六年之久。以内容论，谈诗，谈词，谈曲，谈文章，谈小说，谈戏剧，谈绘画，谈翻译作品，还有一些属于文学领域以外的、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想从中抽出点什么来谈谈，我实在没有这么大的本领。以性质论，有抒写性灵的，有发挥文学主张的，有讲考据校勘的，有评论具体作品的，有属于文学史范围的，也有属于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方面的，有涉及身边琐事的，也有寄意玄远富于哲理的，更是无所不包。以文体论，有长篇巨论，有随笔小品，有短小精悍的文言文，也有诗一样的新体散文，也是多种多样，非片言只语所能尽。如只举荦荦大端，又恐挂一漏万，有管窥蠡测之嫌；如只说几句笼统不着边际的话，则不仅不为平伯师所喜，且游谈无根也对不起读者。所以我自八三年便接受了这个写序的任务，却迟至大半年后的今天才勉强动手，正缘其着笔太不易耳。

于是我想到四十年来同平伯师之间的情谊。先生奖掖后进是不遗余力的，对门弟子提出的疑难是有问必答的，对青年人业务上的点滴进步是勸勉有加的，但在作人处世方面对我们这样的后辈的要求，却是一丝

不苟的。有时我去看望先生，偶然谈到某人某事，稍露进退臧否之意，先生从不轻易表态。有时似不同意我的看法，则缄默不言，甚至连面部也没有表情了。这时自己立即意识到有失言失态之处，赶紧反躬自省，不敢再说下去。我以为，这种无言之教，正是对门弟子最大的潜移默化和无形的训诲。我在大学读书的几年中，曾先后从朱佩弦先生、游泽承先生、废名先生、沈从文先生问业，而追随平伯师的时间则最久。这几位老师都是既教书又育人的，甚至我在作人处世方面向这几位老师学到的东西远比书本上的学问要多得多。这是读者从平伯师的著作中未必看得出来的。我想，借此机会谈一点这方面的体会，也许不算离题太远吧。

当然，最后还得把话题转到这本《序跋集》上来。照我粗浅的体会，从这本书的若干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问的途径和方法。说来不免又是老生常谈，先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是在缜密谨严的思维中饱含着豁达坦率的幽默感。先生既是学者，又是诗人。至于文章风格，则始终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年事愈高，文笔愈简古，绚烂之极，自归平淡。昔人评《论语》“学而时习之”一章为孔子一生学谱，我看这本《序跋集》不仅可作为先生一生的学谱来读，而且还可以窥见先生作文章同待人接物的相通一致的地方。近年以

来,有的同志编印了先生的《散文选》,先生的《论诗词曲杂著》等书亦已问世。这本《序跋集》虽有些篇目与前二书重复,但毕竟角度不同,既可以作为先生的另一本学术论文集来读,也可以看作先生的另一本散文选。所以我认为,孙玉蓉同志确实做了一件对“四化”有益的工作。而三联书店之所以肯出版这个集子,也足以证明我说的或许并非空话。是为序。一九八四年八月小如在北京写讫,八五年十月改订。

目 录

序言	吴小如 1
《草儿》序	1
《冬夜》自序	7
《忆》自序	11
《红楼梦辨》引论	12
致汪君原放书(代序)	15
跋《灰色马》译本	17
重印《浮生六记》序	25
《初日楼少作》跋	31
《剑鞘》序	32
《吴歌甲集》序	35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37
重印《人间词话》序	39
《北河沿岸》跋	41
《致死者》序	42

重刊《陶庵梦忆》跋	44
《移棋相间法》序	46
《杂拌儿》自序	49
《燕知草》自序	50
为陈寅恪写韦庄《秦妇吟》跋	52
《杂拌儿》自题记	35
《孤坟》序	55
《近代散文钞》跋	58
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	63
《古槐梦遇》序	65
《西还》书后	66
《汉砚唐琴室遗诗》《絮影楼词》序	68
《读诗札记》自序	70
《读词偶得》缘起	74
《古槐梦遇》一〇一(后记)	77
《三槐》序	78
《秋兴散套依纳书楹谱》跋	80
《积木词》序	82
许闲若藏同人手钞《临川四梦谱》跋	87
《红楼梦讨论集》序	89
《红楼真梦传奇》序	92
诗余闲评	94

为《中外文丛》拟创刊词·····	105
《读词偶得》三十六年新版跋语·····	109
为暴春霆题其先德《林屋山民馈米图》·····	112
《新编彝陵梦》序·····	114
《清真词释》序·····	116
《红楼梦研究》自序·····	129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	133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	150
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	192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197
《影印脂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的补充说明·····	245
《唐宋词选释》前言·····	247
陈从周《书带集》序·····	272
《振飞曲谱》序·····	274
《华粹深剧作选》小序·····	276
德译本《浮生六记》序·····	278
荒芜《纸壁斋集》评识·····	280
《丙辰京师地震日记》跋语·····	282
题孙玄常《姜白石诗集笺注》·····	287
《槐屋幸草》自记·····	288
编后记·····	291

《草儿》序

白情从横滨来信，嘱我为他新汇成底诗集《草儿》做篇序。我想白情底作品自有他相当的价值，何用我替他铺张？我又回想到从前我们俩在北京大学底时候，谈论新诗底高兴：有时白情念着，我听着；有时我念着，他也听着。这样谈笑的生涯，自然地过去，很迅速地过去。后来我在欧洲，他还在北京；等我回国，他又去了。我们俩一年多没见，我做诗真寂寞极了；念尽念着，写尽写着，总没有谁来分我诗中底情感。白情呢，已创造出许多作品，为诗国开许多新疆土，真是可爱的努力！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他底欢喜也就是我底欢喜，一样。他很远地来找我做诗序，怕道以为我会做好文章，还是我底话足以加添他诗底声价么？自然都不是。他既让我分他底几分欢喜，我更不好辜负他这番意思。于是我写这篇短序，一则把我近来底意见，质之于一年没见面底白情，二则略尽我介绍《草儿》到读者底一点责任。

若要判断诗底好坏，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从前古典派的诗，早已不消说得，就是新诗底初期，一般人——甚而至于诗人——往往把“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这个意义；再好一点，也仅仅把新诗底作用当作一种描摹的(representative)。这也因为几千年因袭的诗思太不着边际了，才引起这种反动。但这种倾向究竟不大正当。我在槟榔屿船上，就说到这点(见《新潮》二卷四号通信)。当时虽因为匆忙没说痛快，却是有这个意思。笼统迷离的空气自然是不妙；不过包含隐曲却未尝和这个有同一的意义。一览无余的文字，在散文尚且不可，何况于诗？这种矫枉过正的毛病，一半由于时势，一半也由于对于文学根本观念底解释。

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依我盲揣，虽没甚不合也不全合。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文学底作用，与其说是描摹的，不如说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好比照相，虽是外物底影儿，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说底“人化的自然”。这样说，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是在人底个性中间，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底

产品。

若说文学是一种批评，我更有点怀疑。依我底经验，文人底态度是“非批评的”——做诗如此，一切文学也可以共通。我深信文学只是一种混融，只是一种综合，只是一种不生分别。为甚么呢？若不能身入其中，尽有好的天才，却不会有好天才底文学。真挚和普遍，原非局外旁观者所能消受的。在硬心人底心里，物是物，我是我，好象链子断了一个环似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世界，美和爱底根叶都憔悴尽了，一味地冷笑，还有甚么诗歌文学呢？我重着声音说：好的文学好的诗，都是把作者底自我和一切物观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他后边所隐着的是整个儿的人性，不是仅有些哲学家科学家分析出来底机械知识。他何能再关心世上对于他自己底态度？白情，你可以为然？我想你或者说，“是的！”这是我为白情底集子，对社会上做一种辨解。

白情做诗底精神，还有一点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就是创造。他明知创造的未必定好，却始终认定这个方法极为正当，很敢冒险放开手做去。若这本集子行世，能使这种精神造成一种风气，那才不失他底意义。做诗只说自己底话，不是鹦哥儿般学嘴学舌；这话平常而

且陈腐，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罢。我看现在底社会，真象一个废染缸，无论那样雪白鲜红的新机，都要把他们染成乌黑，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出社会底力。如果但取形式，忘了形式后边底精神，那么辗转摹仿，社会上就万不会有新东西了。我常常对人说，一切派别主义都是个性自由创造底结果。说句paradoxical的话，可以给我们摹仿的，只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态度。除此以外，既不可；摹仿成了也是糟粕。我们看白情底诗，无论在那一面，都有自我做古不落人后的气息流露在墨里。他底作品，我不说是完全好，或者竟不甚好也未可知；我最佩服的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一洗数千年来诗人底头巾气，脂粉气。他不怕人家说他 too mystic，也不怕人家骂他荒谬可怜，他依然兴高采烈地直直地去。“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砭砭！”我深怕这本集子出世，在社会上专流行一种新时髦，而没有一种新精神灌注在里面，那就冤枉了白情，冤枉了他底诗，冤枉了他印这本集子底意思了。这些话并不是无的放矢。而且在一个流行性的社会里，更不能不勉放我细弱的声音，唤醒这沉寂极了的文艺界底迷梦。

在这一节里，我想和读者商量，在另一方面更容易了解白情底诗；或者还可以应用到读一切的诗。作者

固然深知，读者也极应知道，这个标点符号和诗底语法调子底关系。这些不但是指示，有时还能改变诗底意思和调子。不懂得标点符号的，一定不能读好诗；做诗的呢，更不用说。这些实在是文学构造底本身一个重要部分；在诗里更显出不可忽的权威。一则因为诗底语法，较散文多变化而不整齐；或是数底省约重复，或是位底挪移倒置，有时靠着标点符号现出深密而不笼统的意思；且有文字一律，只是标点符号不同，意思便跟着变化，如抹去旁注的一切，作者原意便无从悬揣。二则音节是诗底一种特性，不为其余纯粹文学所共通；那里重，那里轻，那里连续，那里顿挫，那里截断，那里延长，都靠着标点符号做引路底灯笼。若只知一味平平地读去，或颠倒轻重地读去，明明一首好诗，却要读得不成腔调了。虽然无损作者，岂不可惜了读诗的一个机会么？至于思想上底隔阂，却是没有法子。读者若不和作者底心灵混融相接，虽文字再表现得明画清晰，还不免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打开一部文学的著作，多少总觉得有些艰深神秘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这可以存而不论，因为也不碍《草儿》底普遍的。

我把这本集子郑重介绍给读者诸君，不在作品底本身价值，是在著者可敬爱的精神态度。我希望读者诸君仅以这个为一种兴奋剂，自己努力去创造！我希望

望著者仅把这个当作小小的成就，更向前途努力！我希望我和大家都在一条路上，独立地互赶着，不要挨着白情，也莫让他个儿孤零零地在前路！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俞平伯作于杭州城垣巷。

（原载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年

3 月版《草儿》）

注：原文所署写作时间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这里把年份写错了。因为俞平伯在文中说：“后来我在欧洲，他还在北京；等我回国，他又去了。”按俞平伯是 1920 年年初去英国留学的，文既是回国后作，就不可能是 1919 年。又，康白情的《自序》作于 1921 年 10 月 5 日，《自序》中说“春天得平伯寄来的序”，推知俞序当作于 1920 年，而在 1921 年春寄给在美国的康白情。

《冬夜》自序

《冬夜》出版了。三年来的诗，除掉几首被删以外，大致都汇在这本小书里。

我所以要印行这本诗集：一则因为诗坛空气太岑寂了，想借《冬夜》在实际上，做“秋蝉底辨解”；（这是我答周作人先生的一篇小文，去年在北京《晨报》上登载。）二则愿意把我三年来在诗田里的收获，公开于民众之前。至于收获的是稻和麦，或者只是些野草，我却不便问了，只敬盼着读者底严正评判罢。

如果是个小小的成功，我不消说是喜悦的；即使是失败，也可以在消极方面留下一些暗示。只要《冬夜》在世间，不引着人们向着老衰的途路，就可以慰安我底心。至于成功与否，成功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却非我所介意的事。

关于诗底我见，不便在这篇小序里赘说；现在只把我所经验到的，且真切相信的略叙一点，作为本集底引论。